

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系列之

新琼瑶



夫贵妻荣

何芬

韩文信与方梦婕的接触始于一年前的偶遇。

那是八九月间,韩文信在花园酒店开会。他走出会议室抽根烟,又绕个弯去内庭院走了走。韩文信走在一个女人身后,正盯着她及膝小洋装下白皙的小腿,暗自忖度:“条儿不错,牌儿不知咋样?”哪知,那女人一个转脸,再一回头,韩文信结结实实惊讶了一把:“方梦婕?”

方梦婕正四下寻找着14号楼,听到面前这个人叫她的名字,于是定睛一瞧,半会才说:“你,你是?韩运生?”“对!我是韩运生。”想到自己一开始的小念头,又被人叫出了自己的曾用名,韩文信有种做坏事被老师抓住了的感觉。但是他来不及恼怒生气,因为此时,方梦婕正格格地笑呢:“你,你怎么长胖了?”

二十多年后的初次重逢,各说各话。韩文信放眼打量着方梦婕,感慨道:“你倒没有变什么啊……”方梦婕却问:“14号楼在哪,知道吗?”方梦婕不问过往,只问当下,让韩文信自我介绍的话咽到了嘴边。

就这样,方梦婕去了14号楼,只剩韩文信若有所失地在那立了几秒钟。

一个月后,韩文信想起找方梦婕同班同学打听方梦婕的电话。那同学脑子好一会儿才回路,然后翻箱倒柜找出毕业后十年的那次聚会的联系册,边翻边说:“她就参加这次同学聚会,以后跟我们没有联系了。怎么?你有她的情况?”

“我怎么会有的情况?”韩文信拿到电话号码后,一边想着,一边点了根烟,吐了个烟圈,就跟当年他在诗里写的那样:“我将鼓起命运的风帆/在茫茫人海中寻访/我唯一之/灵魂伴侣/得之,我幸/不得,我命……”这样的诗写了后,也就落个被韩文信锁进抽屉里的命运。

按照父辈先成家、后立业的观念,毕业后,韩文信经人介绍,找了一个来自普通干部家庭的女子,早早结了婚。韩文信农村兄弟姐妹多,大事小事都要他这跳出农门的弟弟张罗,他和妻子的感情也就在这日积月累的家庭琐事中消磨了。他女儿读大学那年,竟然给他们两口子张罗着离婚。“离就离!”韩文信也觉得他受够了妻子一家人的气,竟一口答应了。

离婚后,韩文信犹如倦马归南山。那会,他已是单位副职,一派春风得意,主动示好的,上门介绍的,隔三岔五,可挑来挑去,可人的不少,可心的却未曾有。到了最后,韩文信越发不着急了,走一步算一步。

就说这拿到方梦婕电话后的那个十月长假,韩文信瞅着梦都西餐厅的包厢风景开阔、内饰典雅,就将与方梦婕的初次约会安排在了这。

女神驾到,看着靠窗的宽大的六人座卡坐式座位,问了句:“就我们俩?”就被窗外的山水城市远景吸引。巨大的窗玻璃就像一幅巨型画框,远处的城市地标错落有致在画框中,方梦婕的手指停在一块矮层建筑群。那是城市行政中心,夜幕降临,那一个个飘着红色国旗的院落仍可见车灯流动出入……

韩文信只当方梦婕为风景入神,不由得意。再一看,方梦婕娇小的身躯只占了卡座小小一角,越发显得那张卡座像床一样宽大。韩文信低下头点菜,忍住了密闭空间里与女神独处的欲血喷涌。

“我离婚了。你呢?”吃完饭后,方梦婕舒了口气,将擦手的毛巾往桌上一放,望着韩文信。韩文信惊讶地抬起头,渐渐从方梦婕的眼神里读出了执拗,“味”地笑出声,他仿佛又看到了二十

多年前在毕业篝火晚会上朗读《海燕》的那个红色连衣裙的女生。

“你看看,你们这些城里女人,也不知怎么想的?”从此以后,每次在梦都西餐厅这个包厢吃饭,韩文信都要对着方梦婕戏谑道,既是对自己的婚姻有感而发,也是想听听方梦婕怎么回话的。听了这话,方梦婕一般都会微微笑着,端着一杯茶靠在沙发上,望着窗外。

方梦婕似乎属意的是窗外风景,而韩文信却旁敲侧击地想知道方梦婕为何离婚,她和谁离婚。在这包厢里,每每进行的犹如一场场谈判,韩文信先是打着关心近况的名义,再是抖落自己隐私,步步进逼,而方梦婕手无寸铁,却仍守城有方。

直到有一天,方梦婕格格笑着跑进这个包厢,把包一放,窗帘一拉,将坐在座位上的韩文信拉起,跳起了慢三。

“那年的舞会,我没有参加。”韩文信跟着方梦婕跳了几步,但马上挽住她的手臂,仰着头注视着他:“谢谢你陪我!”但她从韩文信眼神里察觉到了他的疑惑。韩文信果真不解地问:“什么事情让你心情这么好?”

原来,是方梦婕的前夫从家里搬了出去。

韩文信突生懊丧,原来,他们竟然离婚不离家!

那天,方梦婕第一次跟韩文信聊起自己的过去:“长辈们安排的见面,一见钟情吧。他大我10岁。”

“后来呢?”韩文信竖着耳朵听着。“后什么呀?”方梦婕哈哈笑着,把窗帘重新拉开。可阳光一闪,刺得眼泪直流,她望着远处将城市环抱的连绵山脉,缓缓地才把眼泪逼回去:“他不想因小失大,想以后安全着陆。可是,我忍不了。”

安全着陆?韩文信想起去年新老班子交接这事,突觉一股寒气从后脊梁骨直达脑门心。他突然警醒地立起身,注意到窗外的景观,那片城市政务中心的红顶矮层建筑群与四周的豪华商业大厦,自是气象不同。

转眼已是夏天。韩文信不知与方梦婕度过了多少个周末,由两两相依到面面相觑,从无话不谈到相顾无言。明明是明明白白的感情,却成为彼此见不得光的秘密,到最后,只能任窗前的斜风细雨,将两个人囚在家里。

夏雨初歇,一支慵懒的《you belong to me》还在清甜的空气中摇曳。阳台上的风,吹起白色的落地窗帘,将一片午后阳光引进来。冷气刚好,韩文信搂着方梦婕,躺在沙发上,已沉默了好半晌。

就像被牙牙学语的孩子放出手的一只玩具电动老鼠,方梦婕的笑声忽地蹿进韩文信的耳中。韩文信闭着眼睛信手一摸,方梦婕一只手放到了线毯之外。“哎呀,会受凉!”韩文信赶紧把她的手塞进线毯,并紧了紧线毯,将两人裹得更紧了。可方梦婕的那只手又伸了出去。

这时,韩文信像想起了什么,摇着方梦婕的手说:“你不要说你前夫坏话了,你要说他好,这样还能多要点抚养费。而且,说他不好,就是在说你自己不好。”

见方梦婕没有吱声,韩文信又摇了摇她的手:“你听见没有?啊?”

韩文信一番苦口婆心,方梦婕听了却哈哈大笑起来,笑到忘形,身子一滑,将韩文信也连人带盖毯地从沙发上带到地毯上。

到上汇报下指示的法人代表生涯,韩文信用了25年。在仕途上,韩文信起点不高,数次柳暗花明,无非靠的是事事小心。

“好了,可以吃了。”方梦婕用托盘把菜一个个端上桌,在韩文信对面坐下,歪着头看着他甜笑。韩文信心头一暖,打开桌上的电饭煲,盛出一碗饭来,放到方梦婕面前。

这顿饭,韩文信一粒粒数着,足够他好好思考人生。坐在他对面的不是别人,是他大学时期同学们心目中的女神,是读书时经常在校报上写文章、惹得他也写了几首不得发表的爱情诗的艺术女神,如今,却在一年时间得以亲近,让他恍若梦中。

他抬起头再一次凝视方梦婕那张精致的脸。她还是那么爱笑,毕业后二十多年的岁月,只是让她眼角和嘴角多了一两丝笑纹。

看得出,方梦婕这些年过着很节制的生活,妆容自然,身形优美,起居讲究。在她90平米的家里,没有客厅,显然,她不常待客。一张大的工作台占据了进门的大房间,摆着一台制图电脑,以及一台写文稿的电脑。工作台后的书架上,除了书就是各种古董摄影器材。

找不到那个男人的痕迹!韩文信一边抿了口中红酒,一边环顾这个家,想到了这么些次了,仍一无所获,叹了口气。方梦婕笑着给韩文信添酒:“这个房子我一个人住得多。特别是孩子读大学以后。”

“嗯。”韩文信点着头表示赞同,说:“其实,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住。”

一听这话,方梦婕就笑了。“就没有什么跟你的司机打成一片的女科长,深夜给你送个夜宵?或者……”方梦婕瞟了一眼韩文信,装作牙倒酸了一样地托着腮帮,“扯着你这张大旗,当被子盖的?”

“我跟他不一样!”韩文信一把抓住方梦婕的手,方梦婕“啊”的一声叫疼。看样子,他不喜欢这样的玩笑。韩文信恼怒地松开手,停了半晌,给自己夹了块排骨:“我哪是什么大旗?不过就是个做事的。”

“我没说他就是那样的人啊。”方梦婕换了世故的表情,给自己斟酒。

韩文信低头不语,看着那红色液体穿过杯中冰块,越来越晶莹剔透……

在房里晃荡了好一会儿,韩文信突然说: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韩文信的女儿要订婚了,女儿想撮合他们两口子复婚。

听了这些,方梦婕愣了片刻,抬起头,微微笑着,说:“也好。”

“你我都抗不过这世间的规律。”韩文信握着方梦婕的手安慰她,“你就是太傻了……”

“也对。”方梦婕这才靠在韩文信胸前,摇头大笑,又淌泪大哭。

这最后的一个晚上,韩文信陪着方梦婕聊了许多。

“或许喜欢上别人。”

“或许老死相仇。”

“或许,有一个要先走……”

“……剩一个收拾这残局”

他们一句接一句地假想他们真的在一起的样子,最终还是没在一起。一年后,韩文信女儿的婚礼在花园酒店举行。婚礼上,韩文信喜笑颜开,与妻子双双在台上唱了女儿、女婿孝敬的改口茶。

【人文赋】

台源旧时光

谭庆辉 黄科伟

如到台源,旧街不可不去。尽管保留得不完整,但历史的印记、岁月的痕迹、时光的味道却依稀可辨。

一入旧街,古朴沧桑便涌上心头,思绪不由自主地向历史深处漫溯。街道两旁多是两层低矮小木房,虽尘封已久,但木的味道会悄然蔓延至五脏六腑,淡淡的、暖暖的。淡的是时光年轮,暖的是情怀烟火。不经意间,半开着斑驳龟裂的门扉里,一张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面容和佝偻孤寂的身躯让人心灵一颤。时间刹那凝固,这一刻蓝莲花开了,成就了天荒地老。

弯弯曲曲、高低坑洼的石板路将我们带至老码头。蒸水如带,恬静而下。微波淘不尽昔时的繁华喧嚣,洗不净人世铅华。船家划桨号子仿佛响在耳畔,“兰舟催发”离别情景似乎就在眼前,贩夫走卒走街串巷的身影好像还在脑海……寂静码头下的河床里沉淀着多少悲欢离合与兴衰荣枯呀?这一脉水究竟是无情还是有情?这就是水的味道么?

旧街不长,只有数百米之遥,可值得驻足的地方不少。如想歇一歇,那么尝尝台源烧饼是挺不错的,手工烤制,甜丝丝的,儿时的味道,勾起不少儿时回忆。

小憩之后,我们前往柳树村祠堂组参观久负盛名的贞节牌坊。当然,绝不是因为自己有传统贞洁之癖好,而是希望能解读牌坊所承载的历史。

牌坊是为表彰当地节妇廖黄氏所建(丈夫廖姓,本人姓黄)。据说,廖黄氏丈夫去世后,她守节在家,孝敬公婆,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成才。为此,当地村民上报政府欲建牌坊以彰其德行。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授命修建,是中国最后一批贞节牌坊。牌坊建于民国十年(1921年),高8.33米,宽7.18米,共四柱三门两级,采用传统榫卯结构和镂空雕琢方法营造,用料为湘南常用的红砂岩,地域气息浓郁。牌坊镶嵌多块阴刻石匾。中门石匾上刻“节励松筠”,字体雍容典雅,为“文治总统”徐世昌亲题。他的书画以“格调高雅、意境深远”著称,其作品“诗书画一体三面”,独具一格,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人文气息。牌坊以麒麟、龙凤、蝙蝠、鱼等浮雕修饰,寓意“吉”“祥”“福”“余”。牌坊构思精巧,造型大气,做工精美。融美学、建筑、人文于一体。

游乌镇

邬长弓

一江碧水穿宅过,两栅河街尽古楼。老坊百年各行当,乌商千载独风流。昭明书院人文灿,茅盾名笔子夜悠。互网钟情斯镇美,长留此地写春秋。